

# 烟台“蓬莱学”发凡

## ——探寻统摄古今、辐射日韩的冷门绝学

□吴忠波

### 前言

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发凡”常指对某一学科作一般性、概括性的介绍。

这几年写苏轼知登州专题专栏，在《烟台日报》《烟台晚报》上发表了若干篇。又因与“向阳坡上”（山东东坡群）里的某学者就虚实蓬莱三问三答，笔者不得不把“蓬莱”二字的来龙去脉翻个底朝天。翻书越多，越觉得这里隐藏着个大问题——大到了足以撑起一门学问的地步。于是生出个念头：能不能有一门“蓬莱学”？

或许有人会说，蓬莱不过是个地名，何至于立“学”？但细想，敦煌有敦煌学，徽州有徽学，它们与藏学

并称为中国地域文化三大显学。古来胶东还有文登学，其研究对象都是一地之文献、遗存、文化，凭什么不能有蓬莱学？

蓬莱历史悠久，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。春秋时它属莱子国，战国时并入齐国。唐神龙三年（707年），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蓬莱，至清代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蓬莱仙境神话体系，自战国启始，经秦汉发展绵延至今，覆盖日韩，经久不衰。

烟台、蓬莱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有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蓬莱阁。登州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烟台、蓬莱所承载的历史文化，是非常悠久和灿烂的。

烟台、蓬莱文化，纵横两千余年，横跨神仙、帝王、文人、海防、民俗等诸多领域。其精髓包括但不限于“文

（苏东坡）武（戚继光）登州”。现在，“仙境海岸 品质烟台”业已成为烟台的城市文化定位。“到蓬莱过神仙日子”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蓬莱学内容广泛，其基因底色，仅笔者思考、涉猎，就纵贯数千年：如东夷（史前神话）、东海（寅宾出日）、东周（刘纹器铜）、东坡（登州文图）。

若将蓬莱学地域加以分层，暂定研究核心层：蓬莱（长岛）地区、烟台仙境海岸；外围层：烟威地区、古登莱地区；辐射层：环黄渤海相关地区乃至天空神话、域外日韩。本文以核心层为主，加以论述。

总之，蓬莱一词，其体量之大、脉络之深，足当一学之实。本文以蓬莱学之名，试着为这门尚在腹中的学问，勾一个大致轮廓。

### 蓬莱学的可行性分析

一门独立学问的建立，通常需要三重基础：独特的研究对象、深厚的历史积淀、现实的回应能力。烟台蓬莱、仙境海岸，三者兼备，建立蓬莱学，基础厚实，正当其时。

#### 1. 研究对象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

蓬莱学，这并非普通的资源叠加，其文化基因跨虚实、跨时空、跨国籍，影响巨大。

“蓬莱”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版图中，是罕见的符号，六位一体：是幻相源头——海市蜃楼，自然奇观为仙境想象提供了视觉原型，直观而具象；是地理实体——烟台蓬莱，真实的城与海，让缥缈传说可触摸；是神话原型——道教神山，三神山传说的母体，构成东方仙道文化的叙事根基；是文学意象——理想境界，从《山海经》到诗词歌赋，成为精神代码，高洁而超越；是神仙日子——美好生活，终极大向往，长生逍遥、丰饶安乐；是史学聚焦——理论奠基，倡导干部学史，海洋经略Vs蓬莱话语，沉淀政治实践与理论建构的双重厚度。

这六个维度并非彼此独立，而是在烟台蓬莱、仙境海岸中，达成了深层交汇——历史与传说、自然与人文、信仰与生活、文学与政治，互为表里。其意义之稀缺性、系统性、完整性，其文化层累与结构自觉，举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同时承载。

单就此，足以确立一门专门的学问——学术正当性，逻辑自治；文化稀缺性，不可复制；政史权威性，皆有根基。这便是蓬莱学得以成立的坚实根基。

#### 2. 历史积淀足以支撑学术体系

蓬莱地理区位特殊，海市频繁发生，神话由此产生，地名自然诞生，全国少见。从典籍到方志，从金石到诗词，蓬莱、仙境海岸拥有丰厚的文献基础。蓬莱学，从层级、内容举例、学术价值等方面看，可分为：

①源：《山海经》《列子·汤问》定其名，神话源头、原型研究。②流：秦皇汉武东巡、徐福东渡，历史地理与政治文化。③汇：天文地理独特，海洋文明发祥；苏轼知登州业绩、戚继光水师抗倭；天人景观、士人精神与海防文化。④续：自然与人文的独特交织，海市文化、神话传说，持续观测记录、唱和咏叹；典籍出版。如2004年，蓬莱市出版《蓬莱历史文化丛书》10集。

对外影响显文化输出力量，特别是对日韩：①族源崇拜。日本视徐福为农耕、医药、航海之神。②使臣往来：蓬莱（登州港）是唐代至明代日使节的重要登陆点。据记载，历代朝、日使节有65次在此登陆。唐宋设“新罗馆”“高丽馆”专门接待，明代高丽使臣也频繁经此往来。③史籍记载：日本最早史书《日本书纪》（720年）将蓬莱与本土“浦岛传说”结合在一起。平安时代《竹取物语》（《蓬莱玉枝》）为宝物；朝鲜《三国遗事》对三神山的记载与中国《史记》高度相似。④诗词咏颂：日本奈良、平安时代的汉诗集《怀风藻》《经国集》《杂言·奉和清凉殿画壁山水歌》等，多次化用蓬莱意象抒怀。“朝鲜使者出使中国，其中28本（书）是走海路在山东半岛登州（蓬莱）登陆。”郑梦周、郑道传、权近等近20名使者为蓬莱长岛作诗。

#### 3. 当下“冷门绝学”复兴的政策窗口

近年国家出台政策，高度重视冷门绝学与地域文化研究，这为诸学的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养分。敦煌学、徽学已成显学，蓬莱学若顺势而立，恰逢其时。烟台在地化的海洋文化、蓝色经济战略，亦需要一张文化名片作为精神内核。

蓬莱学之新足以统摄登州旧学。登州早有“文登学”，明清以经学、科举显世，积淀的是崇文重教的士人传统。文登学偏重仙道、海市与港口叙事，其士大夫底色，较难转化为大众文旅的符号，吸引力仅限于地方文史圈层；蓬莱学反而凭借意象与现实齐臻的特点，以及苏文成武、八仙传说、海丝遗迹的强意象，更具跨地域传播的比较优势。

正因如此，以蓬莱学统摄蓬莱古今文化，辐射古登州、今烟台全域文化标识，让“仙境海岸”、山海传奇的现代叙事替代传统科举声望体系，已成一种必然。

### 何谓蓬莱学

简单来说，蓬莱学是以“蓬莱”及烟台仙境海岸这一文化符号为核心，研究其生成、衍变、落地与当代价值的综合性学问。

这里有个关节点：蓬莱不是纯粹的虚幻想象，它有根，根在烟台蓬莱，在仙境海岸。或者说，意象蓬莱来自海市蜃楼，现实蓬莱又是海市蜃楼的主产地。先有海市蜃楼，再有意象蓬莱，后有现实蓬莱、仙境海岸。

“蓬莱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海内北经》：“蓬莱山在海中，大人之市在海中。”这是现存中国古籍中“蓬莱”作为名词首次出现。那是战国时人对渤海一带地理认知与想象杂糅的产物。

因此，《山海经》是蓬莱最可靠的起点。《列子》紧随其后，成为“蓬莱”定义的丰富源。《列子·汤问》中的五山体系，已然丰满起来：岱舆、员峤、方壶、瀛洲、蓬莱，五山漂于海海中，巨鳌负之而峙。“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，常随潮波上下还往，不得暂峙焉”。这指的是秋冬海滋（海市）的典型景象，即蓬莱看长岛“五岛”，像巨鳌、乌龟、橄榄圆球那样变形、漂浮。当然，文章有神话加工的成分，产生了想象中的岛屿名称。但那“渤海之东”的大方位，与今日蓬莱、长岛及周围的位置，若合符节。

战国时期，燕、齐（今山东、河北沿海）一带方士盛行，宣称渤海中有三座神山——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上有仙人和不死之药。这一传说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有明确记载。

蓬莱作为地名，始于西汉。“昔汉武帝于此望蓬莱山，因筑城，以蓬莱名之”（唐代李吉甫所作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）。他还在建章宫西北开凿太液池，池中筑三岛。这“一池三山”，是古典园林经典的山水营造模式，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神仙思想，物化于东海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的传说。此模式，不仅被后世朝廷御景、园林营造所沿袭，而且深刻影响了日本山水庭园的设计理念，园林皆寓意也广泛融入了日韩的工艺美术作品之中。

道教蓬莱与烟台蓬莱，亦彼此成就。烟台蓬莱是道教蓬莱

的肉身，道教蓬莱是烟台蓬莱的灵魂。二者没有谁附会谁，而是同根而生、相互滋养。离了烟台山海，蓬莱神话就是浮萍；离开神话加持，烟台蓬莱不过是寻常的海滨小城。

蓬莱学要研究的，正是这种独特的人地关系与文化机制。如“蓬莱”一词在典籍中如何出现、如何演变，这个符号为什么会在烟台落地，过程如何，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烟台仙境海岸，进而塑造中国人的仙境想象。

### 蓬莱学的材料家底

蓬莱学的材料，放在全国的地方文化中，也是排得上号的“富矿”。粗略一理，大致有这么几宗。

第一宗，典籍文献。早期《山海经》《列子》定其名，后期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《汉书·郊祀志》记其事，再到历代地理志、方志中的登州蓬莱沿革，脉络分明。

方志与民间文献方面，登州府志、蓬莱县志的修纂始于明代，延续至民国，体例完备。“士学：子弟七岁就塾，习诗书者颇多。专经兼经各视其姿。昔尚根柢之学（传统语言文字学），通经者众，诗古文词皆习之，而书法试帖，较胜于前。”（《登州府志》）

此外，碑刻、家谱、民间传说等，都是蓬莱学的一手材料。尤其是古文献对蓬莱一地海市蜃楼的记录、咏颂，竟持续两千多年。这份自然文化遗产，世界罕见。

第二宗，文人实践。苏轼为蓬莱仙境的典型代表，其元丰八年知登州，贡献了“一诗两状三美四至”（笔者总结）。其中，《登州海市》诗和度庵盐、强水军“两状”犹殊，笔者将其定位为“仙境文学之祖”。后世明清文人竞相唱和登州海市。

其“两状”，更为国家百姓之利。苏轼登州五日功绩，是中国文学史和政治史上极为罕见的“浓缩时刻”。总之，唐宋以降，蓬莱进入文人视野的频率陡增，诗笔记中俯拾皆是。光是写蓬莱阁的诗，历代积累，连篇累牍。

第三宗，海防遗珠。蓬莱不仅拥有仙山楼阁，也是一座军事要塞。北宋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登州郡守郭志高为防契丹入侵，在蓬莱建起“刀鱼寨”。苏轼的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，被视为中国古代水师建设的重要文献。“蓬莱海上峰，玉立色不改”（苏轼语），俨然是蓬莱学的另一种衍生精神所在。

蓬莱水城是明代备倭的重要基地，被称为“备倭城”，戚继光父子两代总督皆练兵于此。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，便是一代英雄豪杰“护国门、守仙境”的心声和意志。再从清代“登州水城”到现代蓬莱水城，这里业已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军港。

第四宗，海丝史料。登州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港口城市。唐朝的海运航线，除南方为“广州通海夷道”外，另一条即“登州海行至高丽、渤海道”（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）。唐宋时期，登州是我国与高丽、渤海国、日本等国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，“循海岸水行”（《三国传》卷三十），成为沿海交通特色。

第五宗，近代文萃。登州文会馆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蓬莱创办，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型大学。杨朔的“诗化散文”《蓬莱仙境》《海市》等，被称为“杨朔模式”。

1887年创办的启喆学馆，是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。山东省立第八中学（原登州中学堂），曾为鲁东最高学府。慕湘图书馆的10部古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302部入选《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》，藏书馆也被列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。

### 蓬莱学的核心命题

我以为，蓬莱学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深耕：

其一，蓬莱信仰的生成机制。一个滨海的海市现象，如何被赋予仙境的意涵，又如何进入王朝的政治想象，成为帝王求仙的目标地？这背后涉及方士群体的活动、秦汉帝国的海洋认知以及神仙道教的思想演变，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。后世如何变信仰为古代文化，乃至美好生活追求，又是一个大课题。它不仅传承了古代文化，而且赋予了新时代内容。这是再好不过的理论宝藏，值得深挖根脉，对比、引申、衍生研究。

其二，文人蓬莱与士人精神。苏轼不过是个引子。历代文人在蓬莱的书写，呈现出经典模式：面对海市，他们往往生出“人生虚妄”的感叹；但转身面对民间疾苦，又会拿出入世担当的姿态来。这种“出入之间”的心态，与蓬莱本身兼具“仙境”与“人间”的双重属性，有某种内在呼应。从这个角度研究中国士

大夫的精神结构，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。

其三，道教空间观念与地域社会的互动。道教的仙境不止蓬莱，有蓬莱、瀛洲、方丈组合，有西方昆仑，分合交叉，又各有体系。但只有蓬莱，从仙界谱系中走下来，在人间找到了确切的位置。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？它给烟台本地的社会、民俗、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？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。

其四，八仙过海的虚实考证。蓬莱的八仙文化，代表性很强，知名度很高。八仙传说最早见于宋代《太平广记》。经元代杂剧整合，得以丰富。在明代吴元泰创作小说《八仙出处东游记传》中，人物正式定型，八仙过海故事日渐流传。

20年前，我随中国侨联考察团赴烟台，介绍烟台、长岛时，当地人不知道，一说蓬莱和八仙过海，就赢得一片欢呼。八仙在蓬莱存在两个版本，一是东游记虚构的八仙过海，一是庙岛沙门岛真实的八仙传说。

其五，海市蜃楼的跨学科研究。作为仙境文化的母体，海市蜃楼既是大气光学现象，又是文化想象的触媒，横跨文、史、哲、宗教、民俗、地理、天文等多学科。

总之，“由于海市，才有了蓬莱、瀛洲、方丈三神山之说，才有了秦皇汉武的寻仙之事，才有了白居易笔下‘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’的诗句”。

这样一来，有没有可能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打通，来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？蓬莱有这个条件。

### 蓬莱学的当代意义

治一门“冷学问”，总要回答它有什么用的问题。

我倒觉得，蓬莱学恰恰不是冷学问，它有很强的现实指向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”蓬莱人间仙境，是古今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，更是美好生活落地结果的现实注脚。

烟台市这些年提出“仙境海岸 品质烟台”，内涵科学，十分恰当。在发展海洋经济和文化旅游时，“大蓬莱”景观或泛仙境文化，实际上已成为统摄抓手和宣传口号。

如“山海仙境”“蓬莱仙境”“芝罘仙境”“海上仙山”“仙山之祖”等，业已成为人间蓬莱、仙境海岸的组合单元，进而构成或一直是烟台最大的文化招牌。但这块招牌怎么打、打到什么程度，其实颇考验我们的认知水平。

如果只把蓬莱当成一个旅游城市或景点的名字，未免意境狭窄、缺乏外延。蓬莱学的建立，可以为地方文化战略提供学理支撑——让“蓬莱”不仅是蓬莱，而是涉及烟台海岸乃至胶东半岛的，一个可以被持续阐释、不断生产意义的文化IP。这在品牌建设上是有巨大影响、在文化产业上也是有实际价值的。

更进一步说，蓬莱学的背后有一个更深远的命题：中国人如何想象海洋、走进海洋。长岛是中国早期海洋文明（岛屿形态）的发祥地。考古学泰斗严文明曾题词：“长岛历史，源远流长，海洋文明，由此发祥。”与西方文明的海洋叙事相比，中国人面对海洋的心态是复杂的，有恐惧、有向往，也有将海洋仙化的独特传统，更有实际走进海岛、开发海洋的行动。

蓬莱连动长岛、芝罘等地，正是这种泛文化最集中的地域投射，也是历史文明早期的出土载体之一，如北庄遗址、白石村遗址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蓬莱学可以参与到更大的学术对话中去。

### 结语

蓬莱学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，这“发凡”也不够严密。但一个学问的诞生，往往就是从某个人、一个念头开始的。我不敢说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个想到这三个字的人，但倘若能在公开的文字里首次把它的对象、边界、命题一一摆出来，呼吁有识者共襄此事，便已值得。

苏轼当年登蓬莱阁、看海市蜃楼，写了八个字：“心知所见皆幻影”。但他转身上了那道秦疏，为登莱百姓请命，这就是最好的学术态度和政绩观念：知道很多东西可能虚妄，但仍然认真地做。

蓬莱学能不能做成，不知道，但不妨先做着看看。

【作者吴忠波，曾为山东十大旅游风云人物、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智库专家、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客座（产业）教授，苏轼文化研究者】

每当踏进农历五月的门槛，我便想起少年时代的端午趣事，一颗心顿觉年轻了许多，恍若返老还童一般……

临近端午，母亲便和婶子大妈们凑在一起，坐在树下阴凉处，为孩子们精心制作红肚兜儿，用各种丝线将蝎子、蟾蜍、壁虎、蜈蚣和蛇绣得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，用以警示“五毒”不得近身。她们还剪出“五毒”的图案，贴在窗棂上，每一个都用大头针穿刺，告诫有毒的害虫，倘若胆敢来犯，必遭严厉惩罚！她们还从串村货郎那里买来一些五色线，系在孩子们的手腕和脚腕上，起到辟邪的作用。每家的门楼上都悬挂着小布人儿。小布人儿的头颅为杏核，上面描绘出五官，身着红袄红裤，系着五色布条，还穿着一双小巧别致的鞋子，意为镇宅之神，妖魔鬼怪、蛇蝎毒虫无法入侵。有的主妇手巧，做一个孙悟空悬挂在门楼上。那悟空手持金箍棒，腰上系着黄褙子，南风徐来，布条飘飘，好像腾云驾雾一般，煞是好看。我家的门楼上则悬挂着一个猪八戒，那八戒手持五齿钉耙，两只耳朵耷拉着，大腹便便，憨头憨脑，令人忍俊不禁。其他人家的门楼上也悬挂着辟邪之物，村里如同在举办一个规模庞大的民俗展览。我和小伙伴们饶有兴趣地摸门逐户浏览，看完之后给这些“作品”打分。伙计们一致认为，我家门楼上的猪八戒做得最好。我分外高兴，打心眼里为母亲的不俗创意感到自豪！

端午节的拂晓时分，乡亲们愿到野外采集露水，用露水擦眼睛，眼睛明亮，抹在腿上，不长痔疮。顺便采点艾蒿、山麦、桃树枝等，将其捆成一束，捆在门楼上，乡亲们把这一习俗称为“拉端午”。

母亲将平日里攒下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上锅焐好，连同粽子一起分给儿女。我们喜不自胜，比过年还要高兴。

那年端午节的前一天，我和伙计们到山里玩耍，一只山鸡突然从路边的豌豆地里“扑棱棱”飞起。我们猝不及防，被它吓了一跳。我们断定，山鸡起飞处，必是它的窝，于是跑进地里扒拉豌豆蔓儿仔细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其时，窝里恰好有个5个蛋。那蛋比鸡蛋略小，绿莹莹的，很好看。有个伙伴建议：“我们正好5个人，见者有份，一人一个，拿回家煮着吃，尝尝是什么味道。”我当即劝阻：“听大人讲，山鸡吃害虫，保护庄稼，属于益鸟，应该好好保护它们。将鸟蛋放在水中，浮上水面的，说明里面的雏鸟已经成形。将鸟蛋放在万不可伤它们。”伙计们都同意我的说法，将山鸡蛋拿到下面的溪水中一试，一个个都浮在水面上，足以证明此言不虛。我们将山鸡蛋送回窝里，又将豌豆蔓儿重新掩盖好。

我家位于村子北隅。母亲饲养了一只母鸡，阳春三月，她将鸡蛋放在一个筐箩里，下面铺上棉花，让那只母鸡蹲在里面孵化小鸡。母鸡十分疼爱这些鸡蛋，夜里不时传出它翻动鸡蛋的声音。等小鸡出壳了，晾干羽毛了，母鸡就领着它们在房前屋后寻找小虫吃。这只母鸡年年都会孵化出一群小鸡，如此这般，既补充了我们的营养，又增加了我们的进项。

那年临近端午节，地瓜蔓儿已经趟歪了。我闲来无事到房后溜达，发现几只小黄鼠狼在地瓜蔓儿之间嬉闹。我担心它们长大后危害我家的鸡，便对它们拳打脚踢加以驱逐。怎奈它们动作敏捷，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端午节早上要吃鸡蛋，这是特定的民俗。母亲平日里的鸡蛋放在西炕上的一个小缸里，约莫有三四十个，上面盖着一个篾子。当母亲掀开篾子要拿鸡蛋时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她顿时蒙了，这些鸡蛋被谁偷走了？左思右想，不得其解。母亲将此事说与我听，我不由得一怔，暗自猜想，这些鸡蛋八成被黄鼠狼拿走了。我听过黄鼠狼搬鸡蛋的情景，它先将一个鸡蛋放在脖子前面，用下巴摆摆，再将一只鸡蛋放在左面腋下，然后又拿一只鸡蛋放在右面腋下，直立在身子离去。它一趟可以搬走三只鸡蛋，如此这般，小缸里的鸡蛋它只需搬十几趟就能掏鼓光。想必黄鼠狼妈妈怨我对它的孩子施暴，便来报复我。

每当想起这些端午趣事，乡愁愈发浓了……

# 端午趣事

□林红宾

# 山村变了样

□张志明

龙口市石良镇东北方向，群山连绵起伏，一道道山坡顺着地势缓缓延伸。就在这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，一处低洼朝阳的山坳里，静静地坐落着一个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小山村——东庄头村。

村子不大，只有百余户人家，却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风雨岁月。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一代又一代村民在这里出生、成长、老去，把根深深扎在这片山坡上。

东庄头村原名叫庄头村。这个村名有一个小典故。在很早的年代，穷山村的苦命人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。后来，村里出现了两位倔强但有头脑的人，他们不愿认命，不愿在这“兔子不拉屎”的地方穷受罪，便带着自己的亲戚，闯荡到平坦肥沃且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建设自己的新家园。其中，一支队伍来到了今天龙口市诸由观镇的地盘，建起新的庄头村。另一支队伍到了龙口东江镇（后改为东江街道）地盘，建起的新村也叫庄头村。没有离开的村民仍然坚守在原来的山坡上。这样，龙口就有了三个同名村，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。

解放后，有出息的年轻人回龙口寻根拜祖，结果被三个重名的村弄迷糊了。有人指点，先去最老的石良镇庄头村问问吧。年轻人身背行李，顺着羊肠小道，汗流浹背地来到了庄头村。村里的老人说：“他们早搬家了，你到诸由观镇那边的庄头村问问吧。”时隔不长时间，又有几个年轻人来到石良镇庄头村寻找前辈。这次村里的老人让他们去东江镇的庄头村打听一下。由是，村里老人提出修改村名。石良镇庄头村是源头，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最东边，所以改称东庄头村。东江街道庄头村改名叫崖头村，北边诸由观镇庄头村保留原名。

现在的东庄头村已经不是从前的穷村了。在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下，穷山坡被改造成了植物园，满山遍野的果树如同诗画一般。每年苹果熟了，外来拉货的车辆在村口排起长队。这里的葡萄是优良品种，葡萄酒厂早就来订货，村里的果农“足不出户”就能赚到钱。

山村之美，是勤劳的村民在一届届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带领下，用汗水换来的。冬天已过，春天迎风而来。待到果园开花时，再看山村美。



蓬莱阁景区。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